



28

□ 12  
2890  
28

28



古經解彙函 第二十一

論語義疏

新安鮑氏知不足齋本

門 口 12  
號 2890  
卷 28

論語集解敘



論語集解敘

魏何晏撰

梁皇侃義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

記諸善言也

劉向者辟彊之孫德之子前漢時為中壘校尉之官若今皇城使也其人博學

經史孔子沒後而弟子共論而記之初為魯人所學故謂魯論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

將軍蕭望之丞相章賢及子立成等傳之

夏侯蕭及章賢父子

凡四入初傳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

魯論於世也猶是弟子所記而為齊人所學故謂為齊論

於魯論也既傳之異代又經昏亂遂長有二篇也其

二十篇雖與魯舊篇同而篇中細章文句亦多於魯論也

論語集解敘

一

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此三人傳齊論亦故有魯

論有齊論夏侯等四人傳魯王等三人傳齊魯恭王

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漢景帝之子

謂魯恭王也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名餘封魯故

其宮於壁中得古文論語皆科斗文字也齊論有問王

知道多於魯論二篇既有三論文皆不同齊論長有

魯論二篇齊非唯長魯論二篇亦長古論亦無此二篇於古論古論故亦無此問

王知道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古論雖無問

而分堯曰後子張問於孔子曰如何有兩子張一是一

斯可以從政矣又別題為一篇也子張問孔凡二十一篇

子從政為一篇故凡論中有一是子張篇也古論篇

故凡成二十一篇也古論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古論篇

同齊又不同魯故云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

不與齊魯論同也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禹初學魯論又雜講齊論於

一論名之曰為世所貴此論既擇齊魯之善合以為

張侯論也一論故世之學者皆貴重於荀氏周氏章句出焉荀氏荀咸也周氏不悉其

論也荀氏荀咸也周氏不悉其荀氏周氏章句出焉荀氏荀咸也周氏不悉其

斷之名也荀周二人注張侯荀氏荀咸也周氏不悉其

魯論而為之分斷章句也荀氏荀咸也周氏不悉其

訓說訓亦注也唯孔安國而世不傳世人不傳孔

也至順帝之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有馬

張禹魯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

之注鄭康成又就魯論篇章及考近故司空陳羣太

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之義說此三人共魏人也

亦皆為張論作注

也說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之訓解前自張侯之  
 師受不同而中閒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中閒謂苞  
 不為注說也徒至于今謂至魏末何平叔孔周馬之  
 時也多矣言注者非一家也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注既  
 者多聞故得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此平叔用  
 失互不同也錄善者之姓名著於集注中也意也叔言  
 多注解家互有得失而已今集取有不妥者頗為改易既  
 錄善者之姓名著於集注中也若先儒注非何意所安者則何  
 偏為改易下已意也頗猶偏也名曰論語集解集  
 用諸注以解此書故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  
 名為論語集解也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  
 荀顛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此記孫邕  
 於何晏共上此集解之論也等四人同

論語義疏敘

梁皇侃撰

論語通曰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徒共所  
 撰錄也夫聖人應世事跡多端隨感而起故為教不一  
 或負辰御眾服龍袞於廟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縫掖  
 於黌校之中但聖師孔子符應頹周生魯長宋遊歷諸  
 國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從衛反魯刪詩定禮於洙泗之  
 間門徒三千人達者七十有二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  
 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則朽沒之期亦等故歎發吾  
 衰悲因逝水託夢兩楹寄歌頹壤至哀公十六年哲人

其萎徂背之後過隙叵駐門人痛大山長毀哀梁木永  
摧隱几非昔離索行淚微言一絕景行莫書於是弟子  
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爲此書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  
師下則垂軌萬代旣方爲世典不可無名然名書之法  
必據體以立稱猶如以孝爲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  
爲體者則謂之爲禮記然此書之體適會多途皆夫子  
平生應機作教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其弟子抑  
揚或自顯示物或混迹齊凡問同荅異言近意深詩書  
互錯綜典誥相紛紜義旣不定於一方名故難求乎諸  
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爲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

不同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途第一捨字制音呼之爲  
倫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第  
一捨字從音爲倫說者乃眾的可見者不出四家一云  
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  
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  
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  
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  
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  
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  
倫事爲論事北土呼論事爲倫事音字雖不同而義趣

猶一也侃案三途之說皆有道理但南北語異如何似未詳師說不取今亦捨之而從音依字二途并錄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倫者明此書義含妙理經綸今古自首臻末輪環不窮依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爲義義文兩立理事雙該圓通之教如或應示故蔡公爲此書爲圓通之喻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鏡百尋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鑿包六合以蔡公斯喻故言論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諸典大而偏用譬若巨鏡誠哉是言也語者論難荅述之謂也毛詩傳云直

言曰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云發端曰言荅述爲語今按此書既是論難荅述之事宜以論爲其名故名爲論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不曰語論而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語在論下急標論在上示非率爾故也二則欲現此語非徒然之說萬代之繩準所以先論已以備有圓周之理理在於事前故以論居語先也又此書遭焚燼至漢時合壁所得及口以傳授遂有三本一曰古論二曰齊論三曰魯論既有三本而篇章亦異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更爲一篇合

論語正義疏 三  
二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齊論題目與魯論大體不殊而長有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內亦微有異魯論有二十篇卽今日所講者是也尋當昔撰錄之時豈有三本之別將是編簡缺落日傳不同耳故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而古論爲孔安國所注無傳其學者齊論爲瑯琊王卿等所學魯論爲太子太傅夏侯勝及前將軍蕭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學以此教授於侯王也晚有安昌侯張禹就建學魯論兼講齊說擇善而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

所貴至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字季長建安中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又就魯論篇章考齊驗古爲之注解漢鴻臚卿吳郡苞咸字子良又有周氏不悉其名至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大常東海王肅字子雍博士燉煌周生烈皆爲義說魏末吏部尙書南陽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採古論孔注又自下己意卽世所重者今日所講卽是魯論爲張侯所學何晏所集者也

晉大保河東衛瓘字伯玉

晉中書令蘭陵繆播字宣則



晉廣陵大守高平樂肇字永初

晉黃門郎潁川郭象字子玄

晉司徒濟陽蔡謨字道明

晉江夏大守陳國袁宏字叔度

晉著作郎濟陽江涓字思俊

晉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叔

晉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宏度

晉廷尉大原孫綽字興公

晉散騎常侍陳畱周壤字道夷

晉中書令潁陽范甯字武子

晉中書令瑯琊王珉字季瑛

右十三家為江熙字大和所集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  
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  
釋於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為說以示廣聞也然論語之  
書包於五代二帝三王自堯至周凡一百四十人而孔  
子弟子不在其數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也  
而古史考則云三十人謂林放澹臺滅明陽虎亦是弟  
子數也

論語義疏敘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一

古經解彙函  
之二十一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論語學而第一

**疏**

別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為第一篇  
別目中開講說多分為科段矣侃

昔受師業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次無別  
科而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以下皆須學成故學記  
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明人必須學乃  
成此書既遍該眾典以教一切故以學而為先也而  
者因仍也第者審諦也一者數之始也既  
諦定篇次以學而居首故曰學而第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註**馬融曰子者男子通稱

也謂孔子也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  
學無廢業所以為悅懌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註**

荀氏曰同門曰朋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愠之也

指於孔子也子是有德之稱古者稱師為子也曰者發

語之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為曰此以下是

孔子開口談說之語故稱子曰為首也然此一書或

弟子之言或有時俗之語雖非悉孔子之語而當時皆

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預錄孔子之言也此

書也云學而時習之者此以下孔子言也就此一章分

為三段自此至不亦悅乎為第一明學者幼少之時也

學從幼起故以幼為先也又從有朋至不亦樂乎為第

二明學業稍成能招朋聚友之由也既學已經時故能

招友為次也故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

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是

也又從人不知訖不君子乎為第三明學業已成能為

師為君之法也先能招友故後乃學成為師君也故學

記云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又云能博

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

君是也今此段明學者少時法也謂為學者白虎通云

學覺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導人情性使自覺悟而去

非取是積成君子之德也時者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

身中為時二就年中為時三就日中為時也一就身中

者凡受學之道擇時為先長則擇格幼則迷昏故學記

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

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

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舞象並是就身

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

中為時也二就年中為時者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

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

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禮是事亦重濁重濁為

遠方來不亦樂乎者此第二段明取友交也同處師門  
 日朋同執一志為友朋猶黨也共為黨類在師門也友  
 者有也共執一志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君子出其  
 猶從也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君子出其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今由我師德高故有朋從遠方而來與我同門共相講  
 說故可為樂也所以云遠方者明師德洽被雖遠必集  
 也招朋已自可為欣遠至彌復可樂故云亦也然朋疎  
 而友親朋至既樂友至故忘言但來必先同門故舉朋  
 耳悅之與樂俱是懽欣在心常等而貌跡有殊悅則心  
 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講習在我自得  
 於懷抱故心多曰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交德音往復  
 形彰在外故心多曰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交德音往復  
 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況其近者  
 乎道同齊味歡然適願所以樂也云人不知而不愠不  
 亦君子乎者此第三段明學已成者也不言古之學者為己  
 怒也君子有德之稱也此有二釋一曰古之學者為己  
 己學得先王之德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怒  
 此是君子之德也德有德已為所可貴又不怒人之不知  
 故曰亦也又一通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為教

誨之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  
 之也為君子者亦然也○馬融曰至憚也○云子者  
 男子通稱也者凡有德者皆得稱子曰曰通稱也云謂  
 孔子也者子乃是男子通稱今所稱子曰曰不關通他即  
 指謂孔子也云王肅曰云云者背文而讀曰誦也然王  
 此意即是日中不怠之時也舉日中不怠則前二事可  
 知也○苞氏曰同門曰朋也○鄭玄注司徒云同師  
 為朋同志為友然何集注皆呼人名唯苞獨云氏者苞  
 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李充云愠怒至之也○就注乃  
 得兩通而於後釋為便也故李充云愠怒也君子忠恕  
 誨人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  
 肄終於教授者也凡注無姓名者皆是何平叔語也  
**有子曰**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其為人也孝悌而好  
**犯上者鮮矣**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也言孝悌之  
 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  
 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基也基立而

後可大成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

有子曰至本與云有子者鮮矣者好謂心欲也犯謂諫爭也上謂君親也鮮少也然孝悌之人必以無違為心以恭從為性若有欲犯其君親之顏諫爭者有此人少也然孝悌者實都不欲必無其人而云少者欲明君親有過若任而不諫必陷於不義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都不諫故開其少分令必諫也故熊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生陵犯之慚以犯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許者實在獎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者能理曰孝悌之人當不義而諍之尚無意犯上必不職為亂階也侃案熊解意是言既不好犯上必不作亂故云未之有也然觀熊之解乃無間然如為煩長既不好犯上理宜不亂何煩設巧明今案師說云夫孝者不好心自是恭順而又有不孝

者亦有不好是願君親之敗故孝與不孝同有不好而不孝者不好必欲作亂此孝者不好必無亂理故云未之有也云君子務本者此亦有子語也務猶向也慕也本謂孝悌也孝悌者既不作亂故君子必向慕之也云本立而道生者解所以向慕本義也若其本成立則諸行之道悉滋生也云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者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釋道也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為本則仁乃生也仁是五德之初舉仁則餘從可知也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王弼曰自然親愛為孝推愛及物為仁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

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

有仁者便辟其言語也令色者柔善其顏色也鮮少也此人本無善言美色而虛假為之則少有仁者也然都應無仁而云少者舊云人自有非假而自然者此則不妨有仁但時多巧令故云少也又一通云巧言

言言集解卷一  
令色之人非都無仁政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故張憑云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仁性為少非為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曾子曰語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吾曰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語言凡所

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語會子曰至習乎云吾曰三省吾身

者省視也會子言我生平戒慎每一日之中三過自視察我身有過失否也云為人謀而不忠乎者忠中心也言為他人圖謀事當盡我中心也豈可心而不盡忠乎所以三省視察恐失也云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者朋友交會本主在於信豈可與人交而不為信乎云傳不習乎者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會子言我一日之中每三過自視況復凡人可不為此三事乎言不可也又一通云會子言我一日之中三過內視我身有此三行否也語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姓曾名參字子輿語言凡至之乎

得無猶無得也素猶本也言所傳之事無得本不經講習而傳之也故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稱師也

子曰導千乘之國語馬融曰導者謂為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荀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荀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事而信語荀氏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

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而愛人管子苞氏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也使民以時管子苞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管子子曰至以時○此章明導千乘之國者千乘大國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千乘尚式則萬乘可知也導猶治也亦謂為之政教也其法在下故此張本也云敬事而信者此以下皆導千乘之國法也為人君者事無小大悉須敬故云敬事也曲禮云毋不敬是也又與民必信故云信也云節用而愛人者雖富有一國之財而不可奢侈故云節用也雖貴居民上不可驕慢故云愛人也不過三日而使民以時者使民謂治城及道路也以時謂出不過三日而不妨奪民農務也然人是有識之目愛人則兼朝廷也民是瞶闇之稱使也則唯指黔黎也○管子馬融曰至存焉○此明千乘法也云司馬法六尺為步者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司馬穰苴為軍法也其法中有此千乘之說也凡人一舉足為一跬三也兩舉足為一步六尺也既長百步可種苗稼一步長百步謂為一畝也畝母也既長百步可種苗稼

有母養之功見也云畝百為夫者每一畝則廣六尺長百步今云畝百為夫則是方百步也謂為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所養人自隨地肥瘠及其家人多少耳故王制云制農夫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是也云夫三為屋者每夫方百步今云夫三則是方百步者是也云夫三為屋者每夫方百步今云夫三則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為屋也云屋三為井者向屋廣一里長百步今三屋竝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為井者因夫間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何者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方兩耜為耦一尺沮桀溺耦而耕是也耜廣一尺也畝廣六尺以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為遂然因名曰畝也而廣深四尺謂之為溝取其遂水相通如井字故鄭立曰似井字故謂之為溝也遂取其遂水相通如井字故鄭立曰溝洫也釋名云田間之水曰溝溝構也縱橫相交構也云井十為通者此十井之地竝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為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謂為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





比之疎外故云出也前句已決子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  
佛父親故云入兄疎故云出也云謹而信者向明事親  
此辨接外也接外之禮唯謹與信也外能如此在親可  
知也云汎愛眾者汎廣也君子尊賢容眾故廣愛一切  
也云而親仁者君子義之與比故見有仁德者而親之  
也若非仁親則不與之親但廣愛之而已云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者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跡也若行前諸事  
畢竟而猶有餘力則宜學先王遺文五經六籍是也或  
問曰此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  
信是學文或先或後何也答曰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  
會教體多方隨須而與不可一例責也○  
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即五經六籍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

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

身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曰至學矣云賢

不好色而不好賢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  
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  
賢者亦是獎勵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  
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  
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云事父母能竭其力者子事父  
母左右就養無方是能竭力也云事君能致其身者致  
極也士見危致命是致極其身也然事君雖就養有  
方亦宜竭力於君親若患難故宜致身但親主家門非  
患難之所故云竭力臣主捍難禦侮故云致身也云與  
朋友交言而有信者人則事親出則事君而與朋友交  
接義主不欺故云必有信也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矣者假令不學而生知如前則吾亦謂之學也此勸人  
學故也故王雍云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  
學也生而知者上學而知者次若未學而能知則過於  
學矣蓋假言之以勸善行也○  
前通也○姓卜名商字子夏○言以至善也○此注如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孔安國曰固蔽也

一日言人不敦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主

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鄭玄曰主親也憚

難也子日至憚改云君子不重則不威者重為輕

無威無威則人不畏之也云學則不固者言君子不重

非唯無威而學業亦不能堅固也故孔後注云言人不

敦重既無威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云主忠信者

言君子既須威重又忠信為心百行之主也云無友不

如己者者又明凡結交取友必令勝己勝己則己有日

所益之義不得友不如己友不如己則己有日損故云

無友我耶或通云擇友必以忠信者為主不取忠信者

豈友我耶或通云擇友必以忠信者為主不取忠信者

如己者耳不論餘才也或通云敵則為友不取不敵者

也蔡謨云本言同志為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

之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

不如己所以退也闕天四賢上慕文王故四友是四賢

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下同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

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道固

也

也今言敵則為友此直自論才同德等而相親友耳

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則直諒多聞之益便

辟善柔之誠奚所施也云過則勿憚改者勿猶莫也憚

難也友主切磋若有過失者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一

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李充

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為貴也孔安國曰固蔽也

侃案孔訓固為蔽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敦重縱學亦

不能當道理也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也鄭玄

曰主親也憚難也鄭心

則言當親於忠信之人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安國曰慎終者喪

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能行此二者民化

其德而皆歸於厚也曾子曰至厚矣

哀也喪為人之終人子宜窮其哀戚是慎終也追遠謂

三年之後為之宗廟祭盡其敬也三年後去親轉遠而

祭極敬是追遠也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

久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故熊埋云欣新忘舊近

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是以慎終始則勤  
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之也云民德歸厚矣者上  
之化下如風靡草君上能行慎終追遠之事則民下之  
德日歸於厚也一云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也君  
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也○註孔  
安國曰至厚也○此是前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

抑與之與○註鄭立日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也子貢

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

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為治耶子貢曰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

之求之與也○註鄭立日子貢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

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為治也○註子禽問至與也○

是此也此邦謂每邦非一國也禽問子貢怪孔子每所  
至之國必早逆問其國之風政也故問云求之與者與  
語不定之辭也問言孔子每所至國必先逆問其風政  
為是就其國主求而得之否乎云抑與之與者抑語助  
也亢又問言為是孔子不就國主求而國主自呼與孔  
子為治而問之否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禽說孔  
子所以得逆問之由也夫子即孔子也禮身經為大夫  
者則得稱為夫子孔子為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為夫子  
也敦美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  
恭去奢從約謂之儉推人後己謂之讓言夫子身有此  
五德之美推己以測人故凡所至之邦必逆問之也故  
顧歡云此明非自鏡也又一通云孔子入人境觀其民  
德內充則是非自鏡也又一通云孔子入人境觀其民  
之五德則知其君所行之政也故梁冀云夫子所至之  
國入其境則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恭儉讓也孔子但見  
教之溫良也其君政教之得失也云夫子之云者此明  
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云夫子之云者此明  
夫子之求與人之求異也人則行就彼君求之而孔子  
至境推五德以測求之故云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諸  
猶之也與語助也故顧歡云夫子求知乎己而諸人訪

之於聞故曰異也梁冀又云凡人求聞見乃知耳夫  
觀化以知之與凡人異也○註必與聞其國政○與逆也○註鄭玄曰至治也○云言夫子云云者亦會兩通也○明不就人求故云異也云明人君云云者此云人君自與之非謂自呼與之也政是人君所行自與之民下不可隱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註孔安國曰父在子不

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註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

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疏子曰至孝矣○云父在觀其

之行也其其於人子也志謂在心未行也故詩序云在心為志是也言人子父在則己不得專行應有善惡但志之在心在行而外必有趣向意氣故可觀志也父若已沒則子得專行無憚故父沒則觀此子所行之行也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謂所觀之事也子若在父喪三年之內不改父風政此即是孝也所以是

孝者其義有二也一則哀毀之深豈復識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冢宰三年也二則三年之內哀慕心事亡如存則所不忍改也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為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荅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註孔安國曰至行也○云觀其志者若好善聞善事便喜志若好惡聞善則不喜也云觀其行者得專行也○此如後通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不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註馬融曰

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也疏有子曰至行也○云禮之用和為貴者此以下明人君行化必禮樂相須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跡檢心和故風化乃美故云禮之用和為貴和即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也樂既言和則禮宜云敬但樂用在內為隱故

言其功也云先王之道斯為美者先王謂聖人為天子者也斯此也言聖天子之化行禮亦以此用和為美也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也云知和云云者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禮復用禮為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馬融曰至行也○此解知和而和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也恭近於禮遠

恥辱也○苞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

有子曰至敬也○云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信不欺也義合宜也復猶驗也夫信不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為信近於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復

驗也若為信不合宜此雖是不欺而其言不足復驗也或問曰不合宜之信云何答曰昔有尾生與一女子期於梁下每期每會後一日急暴水漲尾生先至而女子不來而尾生守信不去遂守期溺死此是信不合宜不足可復驗也云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是遜從禮是體別若遜從不當於體則為恥辱若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遜從不合禮者何猶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屬也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者因猶親也人能所親得其親者則此德可宗敬也親不失其親若近而之則指於九族宜相和睦也若廣而言之則親若汎愛眾而親仁乃義之與比是親不失其親也然云亦可宗者亦猶重也○若如注意則不可得為向者通也○

合宜雖不合宜而其交是不得為向者通也○其言可覆驗也○苞氏曰至禮也○此注於恥辱故曰近禮也○即是危行言遜得免遠恥辱也○

繼母與親母同故孔亦謂此因為親是也

論語集解卷一  
三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註鄭立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註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者謂有道德者也正

謂問事是非也註子曰至已矣○云君子食無求飽居

骸之內故無暇復在形骸之外所以不求安飽也一簞

一瓢是無求飽也曲肱陋巷是無求安也云敏於事者

此以下三句是不飽不安所為之事也敏疾也事所學

之行也疾於所學之行也云而慎於言者言所學之言

也所學之言當慎傳說之也云就有道而正焉者有道

有道德者也若前學之言行心有疑味則往就有道德

之人決正之也云可謂好學也已矣者合結

食無求飽以下之事並是可謂好學者也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註孔安

國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註鄭立

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子貢曰詩云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也註孔安國曰能貧而樂

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子曰賜也始可與

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註孔安國曰諸之也子

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

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者也註子貢問至來者也○云

非分橫求曰諂也乏財者好以非分橫求也子貢問言

若有貧者能不橫求何如故云貧而無諂也范甯云不

以正道求人為諂也云富而無驕者積蓄財帛曰富陵

上慢下曰驕也富積者既得人所求好生陵慢故云富

而無驕也云何如者陳二事既畢故問云何如也云子

曰可也者子貢也言貧富如此乃是可耳未足為多

也范甯云孔子以為不驕不諂於道雖可未及臧也云

未若貧而樂道者孔子更說貧行有勝於無諂者也貧

而無詔乃是為可然而不及於自樂也故孫綽云顏氏  
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憂回也不改其樂也云富而好  
禮者也未如恭敬好禮者多憂而然不云富而樂道貧而好禮  
者亦各指事也貧者多憂而然不云富而樂道貧而好禮  
財以行禮故不云禮也富既饒足本自有樂為勝又貧無  
行禮故言禮也云子貢曰云者子貢聞孔子言貧樂  
富禮並是宜自切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言骨象玉石四  
骨日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言骨象玉石四  
物須切磋乃得成器如孔子所說貧樂富禮是自切磋  
成器之義其此之謂不乎以諮孔子也云子曰賜也始  
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既知引詩結成孔子之義故孔  
子美之云始可與言詩也言始可者明知之始於此也  
云告諸往而知來者也者解所以可言詩義也始於此也  
言我往告之以貧樂富禮而子貢來答知引切磋之詩  
以起予也江熙云古者賦詩見志子貢意見故曰可與  
言詩矣夫所謂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  
而知將來謂賈齊之賢可以知不為衛君不欲指言  
其語故舉其類耳范甯云子貢欲躬行二者故請問也  
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平茲子貢富而猶

悛仲尼欲戒以禮中子貢知心厲已故引詩  
以為喻也○鄭玄曰日至苦也○顏原是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王肅曰但  
患己之無能知也○子曰至人也○世人多言己有才  
言不患人不知己但患己不知人耳故李充云凡人之  
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知己故抑引之教興乎此  
矣

論語為政第二疏 為政者明人君為風俗政之法也  
謂之為政者後卷云政者正也子

率而正孰敢不正又鄭注周禮司馬云政正也政所  
以正不正也所以次前者學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  
俗其必由學乎是明先學後乃可  
為政化民故以為政次於學而也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鄭玄  
曰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也○子曰

之○云為政以德者此明人君為政教之法也德者得也言人君為政當得萬物之性故云以德也故郭象云萬物皆得性謂之德夫為政者奚事哉得萬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云譬如云者此為政以德之君為譬也北辰者北極紫微星也所猶地也眾星謂五星及二十八宿以下之星也北辰鎮居一地而不移動故眾星共宗之以為主也譬人君若無為而御民以德則民共尊奉之而不違背猶如眾星之共尊北辰也故郭象云得其性則歸之失其性則違之

子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

荀氏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荀氏曰歸於正也

至無邪○此章舉詩證為政以德之事也云詩三百者此舉其全數也云三百者詩篇大數也詩有三百五篇當也詩雖三百篇之多六義之廣而唯用思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篇之理也猶如為政其事乃多而終歸於以德不動也云曰思無邪者此即詩中之一言也言為

政之道唯思於無邪無邪則歸於正也衛瓘云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也

子曰導之以政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齊之以刑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苟

免罪也導之以德荀氏曰德謂道德也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格正也

勝故先舉其劣者也導謂誘引也云導之以政者將言其民用法制也故郭象云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也謂誘引之以刑者齊謂齊整之也刑謂刑罰也故郭象云刑者與法辟以割制物者也云民免而無恥者免猶脫也恥恥辱也為政若以法制導民以刑罰齊民則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於免脫罪辟而不復知避恥故無恥也故郭象云制有常則可矯法辟與則可避可避則違情而苟免可矯則去性而從制從制外正而心內未服人懷苟免則無恥於物其於化不亦薄乎故曰民免而無恥也云導之以德者此即舉勝者也謂誘引民以道德



之事也郭象云德者得其性者也云齊之以禮者以禮齊整之也郭象云禮者體其情也云有恥且格者既導德齊禮故民服從而知愧恥皆歸於正也郭象云情有恥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則本至體其情則知恥知恥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是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沈居士云夫立政以制物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矯則跡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導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則皆用心不矯其真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也○郭氏曰德謂是法制也○亦得合郭象解也○法教即道德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馬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子曰至踰矩○此凡學有時節自少迄老皆所以勸物也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者志者在心之謂也孔子言我年十五而志學在心也十五是成童之歲識慮堅明故始此年而志學也云三十而立者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也云四十而不惑者惑疑惑也業成後已十年故無所惑也故孫綽云四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洽邦家以之蒞政可以無疑惑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天命謂窮通之分也謂天為命者言人稟天氣而生得此窮通皆由天所命也謂天為命者言人稟所命者假之言也人年未五十則猶有橫企無厓及至五十始衰則自審己分之可否則猶有橫企無厓及至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能理云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否繫其理治不以窮通易其志也云六十而耳順者順謂不逆也人年六十識智廣博凡厥萬事不得悉須觀見但聞其言即



何忌是其名也然曰孟懿子而不云仲孫者魯有三卿至八佾自釋也云懿諡也者諡者明行之跡也生時有百行之不同死後至葬隨其生時德行之跡而為名稱猶如經緯天地曰文撥定禍亂曰武之屬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馬融曰武伯懿

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諡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有疾病

然後使父母之憂耳孟武伯問至之憂云孟武伯

問孔子行孝之法也云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答也亦其其於人子也言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為非法橫使

父母憂也若己身有疾唯此一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耳唯其疾之憂也

子游問孝孔安國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子曰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苞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一日人

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不

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子游問至別乎云

問行孝法也云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答也今之

謂當孔子時也夫孝為體以敬為先以養為後而當時

皆多不孝者是謂能養也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者此舉

能養無敬非孝之例也犬能為人守禦馬能為人負重

載人皆是能養而不能行敬者故云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也云不敬何以別乎者言犬馬者亦能養人但不知

為敬耳人若但知養而不敬則與犬馬何以為殊別乎

○苞氏曰至畜之也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

人者也者唯不知敬與人為別耳云一日人之所養乃

能至於犬馬者此釋與前異也言人所養乃至養於犬

馬也云不敬則無以別者養犬馬則不須敬若養親而

不敬則與養犬馬不殊別也云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

之也者引孟子語證後通也言人畜養豕但以食之而

不愛重之也云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者又言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荀氏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為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曾是以為孝乎馬融曰孔子喻子夏日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足為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為孝耳子夏問至孝乎云子夏問孝者亦問行孝法也云子夏曰色難者色謂父母顏色也言為孝之道必須承奉父母顏色此事為難故曰色難也故顏延之云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云有事弟子服其勞者此以下是易而非孝子之事也持也勞勞苦也言家中有役使之事而弟子自執持不憚於勞苦也云有酒食先生饌者先生謂父兄也饌猶飲食也言若有酒食則弟子不敢飲食必以供飲食於父母也云曾是以為孝乎者曾猶嘗也言為人子弟先勞後食此乃是人子弟之常事最易處耳誰嘗謂此

為孝乎言非孝也故江熙稱或曰勞役居前酒食處後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稱孝也然此四人問孝是同而夫子答異者或隨疾與藥或寄人弘教也懿子武伯皆明以其人有失故隨其失而答之游子夏是寄二子以俱明教也故王弼云問同而答異者或攻其短或矯其時失或成其志或說其行又沈峭云夫應教紛紜常係汲引經營流世每存急疾今世萬途難以同對互舉一事以訓來問來問之訓縱橫異轍則孝道之廣亦以明矣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然禮唯呼師為先生謂資為弟子此言弟子以對先生則似非子弟對父兄也而注必謂先生為父兄者其有二意焉一則既云問孝孝是事親之目二則既釋先生為父兄欲寄在三事同師親情等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孔安國曰回弟子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

愚也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

大體知其不愚也子曰至愚也○云吾與回言終日

回者顏淵名也愚者不達之稱也此章美顏淵之德也

無聖人所體也自形器以還名之為有賢人所體也今

孔子終日所言即入於形器故顏子聞而即解無所諮

問故不起發我道故言終日不違也一往觀回終日默

識不問殊似於愚魯故云如愚故繆播云將言形器形

器顏生所體莫逆於心故若愚也云退而云云者退謂

回聽受己竟退還其私房時也省視也其私謂顏私與

諸朋友談論也發發明義理也言回就人眾講說見回

不問如似愚人今視回退還私房與諸子覆述前義亦

足發明義理之大體故方知回之愚也熊埋云察退

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奧振起風訓也回之似

愚而豈愚哉既以美顏又曉眾人未達者也○註孔安

國曰至者也○諸弟子不解故時或諮問而

顏回默識故不問不問如愚者之不能問也

子曰視其所以註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觀其所由

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察其所安人焉度哉人焉

度哉註孔安國曰度匿也言觀人之終始安有所匿其

情也註子曰至度哉○此章明觀知於人之法也云視

當先視其所以者以用也其其彼人也若欲知彼人行

慮也又次觀彼人從來所經歷處之故事也云察其所

安者察所謂心懷忖測之也安謂意氣歸向之也言雖或

外跡有所避而不得行用而心中猶趣向安定見於貌

者當審察以知之也然在用言視由言觀安言察者各

有以也視直視也觀廣瞻也察沈吟用心忖度之也即

日所用易見故云視而從來經歷處此即為難故言觀

情性所安最為深隱故云察也云人焉度哉人焉度哉

者焉安也度匿也言用上三法以觀驗彼人之德行則

在理必盡故彼人安得藏匿其情耶再言之者深明人

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註溫尋也尋繹故者又

知新者可以為師也

子曰至師矣○此章明為師之難也溫溫燁燁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

之事也所謂已得者則溫燁燁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

亡也若學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乃可為人師也

孫綽云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情也

也○溫尋也○溫是尋釋之義亦是燁燁之義也

子曰君子不器

苞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

所不施也

子曰君子不器○此章明君子之人不係

於海不可登山車可陸行不可濟海君子當才業周普

不得如器之守一也故熊埋云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

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不守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孔安國曰疾

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

子貢問至從之○云子貢問君子者問施何德行而

可謂為君子乎云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答云君

子先行其言而後必行行以副所言是行從言也若言

而不行則為辭費君子所恥也又一通云君子之言必

為物楷故凡有言皆令後人從而法之也故王朗云鄙

意以為立言之謂乎傳曰大上有立德其次立言明君

子之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從之故曰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

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

也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至不周○此章明君子行與

忠信也比阿黨也君子常以忠信為心而無相阿黨也

云小人比而不周者與君子反也小人唯更相阿黨而

並不忠信也然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親狎

之法故謂為阿黨耳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

善者故春秋傳云是謂比周言其為惡周遍天下也易

卦有比比則非是輔里仁云君子義之與比比則親雖

非廣稱文亦非惡今此文既言周以對比比故以

為惡耳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苞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

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

使人精神疲殆也子曰至則殆此章教學法也云

得其文又宜精思其義若唯學舊文而不思義則臨用

行之時罔然無所知也又一通云罔誣罔也言既不

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云思而不學

則殆者又若不廣學舊文而唯專意而獨思則精神疲

殆而於所業而無功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

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此章禁人雜學

諸子百家之書也攻治也古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

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也異端謂雜書也言

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

深故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斯害也已矣者為害之

深也○善道至者也有統統本也謂皆以善道為本

者善道即五經正典也有統統本也謂皆以善道為本

也殊途謂詩書禮樂為教之途不同也同歸謂雖所明

各異而同歸於善道也云異端不同歸者也者諸子百

家竝是虛妄其理不善無

益教化故是不同歸也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孔安國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

字子路也知之為知之不知之為不知是知也

也○此章抑子路兼人也云子曰由者由子路名也先

路有兼人之性好以不知為知也孔子將欲教之故先

呼其名也云誨汝知之文章乎云知之為知之不可妄云知之為不

由我欲教汝知之心有所不知則當云不知不可妄云知之為不

知者汝若心若有所不知則當云不知不可妄云知之為不

云是知也者若不知云知此則是一通云孔子呼子路名

而云知此乃是有知之人也又一通云孔子呼子路名

云由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以不乎汝若知我

能如此者是有知之人也

子張學干祿鄭立日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

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  
 尤國苞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  
 少過也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國苞氏曰殆危也  
 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  
 中矣國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疏  
 學至中矣○云子張學干祿者干求也祿祿位也弟子  
 子張就孔子學求祿位之術也云子曰多聞闕疑者若  
 求祿術也疑疑惑之事也言人居世間必多有所聞所  
 聞之事必有疑者有解者解者則心錄之若疑者則廢  
 闕而莫存錄故云多聞闕疑云慎言其餘者其餘謂所  
 心解不疑者也已闕廢可疑者而所餘不疑者雖存錄  
 在心亦何必中理故又宜口慎言之也云則寡尤者寡  
 少也尤過也既闕可疑又慎言所不疑能如此者則生  
 平之言少有過失也云多見闕殆者殆危也言人若眼  
 多所見闕廢其危殆者不存錄之也云慎行其餘者其

餘謂自所錄非危殆之事也雖已廢危殆者而所餘不  
 殆者亦何必並中之理故又宜慎行之也云則寡悔者  
 悔恨也既闕於危殆者又慎行所不殆能如此者則平  
 生所行少悔恨也云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其  
 餘若能言少過失行少悔恨則祿位自至故云祿在其  
 中也故范甯云發言少過履行少悔雖不以要祿乃致  
 祿之道也仲尼何以不使都無尤悔而言寡尤乎有顏  
 回猶不貳過蘧伯玉亦未能寡其過自非聖人何能無  
 之子張若能寡尤悔便為得祿者也○國鄭玄曰至道  
 也○言當無道之世德行如此雖不得祿若忽值有道  
 之君則必見用故云得祿之道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國苞氏曰哀公魯君之諡也孔

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國苞氏曰錯置也舉用正

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舉枉錯諸直則

民不服疏哀公問至不服○云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求民服之法也云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若  
哀公問曰民服之法也凡稱子曰則是弟子所撰仍舊不復改易  
則當時人非弟子所記後為弟子所撰仍舊不復改易  
故依先呼孔子也直謂正直之人也錯置也枉委曲邪  
佞之人也言若舉正直之人為官位為廢置邪佞之人  
則民服君德也亦由哀公廢直用枉故也故范甯云哀  
公捨賢任佞故仲尼發乎此言欲使舉賢以服民也云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此舉哀公之政如此故民不  
服也江熙云哀公當千載之運而聖賢滿國舉而用之  
魯其王矣而唯好耳目之悅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  
苦之乃有此問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孔安國曰魯卿季  
孫肥也康諡也子曰臨民之以莊則民敬荀氏曰莊  
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孝慈則忠荀氏曰  
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

民勸荀氏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  
季康子問至民勸云季康子問云者季康子魯臣也其

既無道僭濫故民不敬不忠不相勸獎所以問孔子求  
學使民行敬及忠及勸三事也故云如之何云子曰云  
云者答使為三事之術也民從上化如草從風也臨謂  
以高視下也莊猶嚴也言君居上臨下若自能嚴整則  
下民皆為敬其上云云孝慈則忠者又言君若上孝父  
母下慈民人則民皆盡竭忠以奉其上故江熙云  
言民法上而行也上孝慈則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  
忠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云舉善而教不能則  
民勸者又言若民中有善者則舉而祿位之若民中未  
能善者則教令使能若能如  
此則民競為勸慕之行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荀氏曰或人以為居位乃  
是為政也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  
亦為政也奚其為為政荀氏曰孝于惟孝者美孝之

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是  
 與為政同耳或謂至為政云或謂云云者或者或  
 官南面也或人見孔子栖遑故問孔子曰何不為政處  
 官位乎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竝尚書言也引書以答  
 或人也然此語亦與尚書微異而義可一也善父母曰  
 孝善兄弟為友于於也惟孝謂惟令盡於孝也施行也  
 言人子在閨門當極孝於父母而極友於兄弟若行此  
 二事有政即亦是為政也云奚其為為政者此是孔子  
 正答於或人也言施行孝友有政家皆正則邦國自  
 然得正亦又何用為官位乃是為政乎故范甯云夫所  
 謂政者以孝友為政耳行孝友則是為政復何者為政  
 乎引周書所以明政也或人貴官位而不存孝道故孔  
 子言于此也荀氏曰至同耳云孝于云云者惟  
 令極行於孝故云美孝之辭也然友于兄弟是善於兄  
 弟則孝于惟孝是善於父母也所以父母既云孝于惟孝則  
 兄弟亦宜云友于惟友也所以互見之也云施行云云  
 者行孝友有政道即與為  
 政同更何所別復為政乎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孔安國曰言人而無信

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子

苞氏曰大車牛車輓者輓端橫木以縛梘者也小車駟

馬車也輓者輓端上曲拘衡者也疏子曰至之哉此

也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者言人若無信雖有他才

終為不可故云不知其可也云大車云云者此為無信

設譬也言人以信得立如大小之車由於輓軌以得行

也若車無輓軌則車何以得行哉如人而無信則何以

得立哉故江熙稱彥升曰車待輓軌而行猶人須信以

立也孔安國曰至可也其餘謂他行才伎也疏

苞氏曰至者也云大車牛車者牛能引重故曰大車

也云輓者輓端橫木以縛梘者也者端頭也古作牛車

二輓不異即時車但輓頭安梘與今異也即時車梘用

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梘兩頭著兩輓古時則先取一橫

木縛著兩輓頭又別取曲木為梘縛著橫木以駕牛脰

也即時一馬牽車梘猶如此也云小車駟馬車也者馬

所載輕故曰小車也四馬共牽一車即今龍旂車是也  
云軌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者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  
央有一轅頭此橫者轅駕四馬故先橫一木於轅頭而縛  
所著此橫此橫既為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柄  
軌裏使牽之不脫也猶即時龍旂車轅端為龍置橫在  
轅頭上曲處也鄭玄曰軌穿  
轅端著之軌因轅端著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註孔安國曰文質禮變也子曰殷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註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也註馬融曰物類相招勢

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疏子張問至知也○云

者十世謂十代也子張見五帝三王文質變易世代不  
同故問孔子從今以後方來之事假設十代之法可得

逆知以不乎云子曰殷因云云者孔子舉前三代禮法  
相因及所損益以為後代可知之證也言殷代夏立而  
因用夏禮及損益夏禮事可知而後知也云周因云云  
者又周代殷立亦有因殷禮及有所損益者亦事可知  
有繼周而王者王相承至於百世亦可逆知也言或  
者爾時周猶在不敢指斥百代故云其或也○註馬融  
曰至統也○云所因謂三綱五常者此是周所因於殷  
殷所因於夏之事也三綱謂夫婦父子君臣也三事為  
人生之綱領故云三綱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也五  
行而論則木為仁火為禮金為義水為信土為智人稟  
此五常而生則備有仁義禮智信之性也人有博愛之  
德謂之仁有嚴斷之德為義有明辨尊卑敬讓之德為  
禮有言不虛妄之德為信有照了之德為智此五者是  
人性之恆不可暫捨故謂五常也雖復時移世易事歷  
今古而三綱五常之道不可變革故世相因百代仍  
襲也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夫文質再而復正朔三  
而改質文再而復者若一代之君以質為教者則次代  
之君必以文教也以文之後君則復質質之後君則復  
文循環無窮有興必有廢廢興更遷故有損益也正朔

三而改者三代而一周也夫八君為政所尚不同必各有所統統則有三也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統焉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以季冬為正文質再而復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文質以仲冬為正又曰夏以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也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朔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也白以通云王者受命必改正朔者明易姓示不相襲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化又云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力故夏為人正色尚黑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核故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又云天道左旋右行日尊於月不言正日改日月者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據物為正也天質而言正月者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據物為正也天質地文周反天統何質文再改正朔三易三微質文正不建寅為正物初出色黑故尚黑今就草木初生皆青而

言言集角部疏卷一

三

云黑何也舊通云物初出乃青遠望則黑人功貴廣遠故也且一日之中天有青時故取其黑也又舊問云三正為正是三王為上帝伏犧為人統神農為地統黃帝為天統籍而有三正也伏犧為人統神農為地統黃帝為天統少昊猶天統言是黃帝之子故不改統也顓頊為天統為人統為地統堯是為舜之子亦為地統承若連環也今依後釋所以必從人為始者三才須人乃成是故從人為始也而禮家從夏為始者夏是王始故舉之也又不用建卯建辰為正者于是萬物不齊莫適所統也○馬融曰至知也○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也○云勢數相生者謂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云其變有常故可豫知者豫逆也有因有變各有其常以此而推故百世可逆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祖

論語集注卷一

三

考而祭之是詔以求福也見義不為無勇也詔孔安國  
 曰義者所宜為也而不能為是無勇也詔子曰至勇也  
而祭之詔也者詔橫求也鬼神聰明正直不欺非禮人  
若非己祖考而祭之是為詔求福也云見義不為無勇  
也者義謂所宜為也見所宜  
為之事而不為是無勇敢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一 番禺黎永椿陳慶修校字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論語八佾第三詔八佾者奏樂人數行列之名也此  
篇明季氏是諸侯之臣而僭行天  
子之樂也所以次前者言政之所裁裁於斯濫故八  
佾次為政也又一通云政既由學學而為政則如北  
辰若不學而為政則如季氏之惡故次為政也然此  
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  
標篇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詔馬

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  
 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

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孔子謂至忍也○云孔子謂季氏者謂者評論之也辭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今此所言是遙相評也季氏魯之上卿也魯有三卿並豪強僭濫季氏是上卿為僭濫之端故特舉謂季氏也云八佾舞於庭者此是孔子所譏之事也佾猶行列也天子制八音為樂以調八風故舞人亦有八行每八人為行八八六十四人則天子舞者用六十四人也魯有周公之故故天子賜魯用天子八佾之樂而季氏是魯臣乃僭取八佾樂於其家廟庭而舞之故云八佾舞於庭也云是可忍也者是猶此也此舞八佾之事也忍猶容耐也孔子曰僭此八佾之舞若可忍則天下為惡誰復不可忍也者孰誰也言若此僭可忍則天下為惡誰復不可忍也○馬融曰至譏之也○云天子八佾者天子用八以象八風八風者八方八卦之風也北曰廣漠風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闔闔風西北曰不周風也云諸侯六者六禮降殺以兩天子八佾諸侯故云六佾也云卿大夫四士二者杜

注左氏傳及何注公羊傳皆云諸侯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也云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者據天子之佾人數也云魯以周公故者故周公輔相成王攝天子位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還成王之故也云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者由周公之故故受天子禮樂八佾舞也云今季云云者卑者濫用尊者之物曰僭也桓子家之豪強起於季氏文子武子平子悼子至桓子五世故後引稱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是也今孔子所譏皆譏其五世而注獨云桓子者是時孔子與桓子政相值故舉值者言之

**三家者以雍徹**馬融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

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矣奚取於**三家之堂**荀氏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

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  
 三家至之堂○云三家者以雍徹者又譏其失也三  
 家即仲孫叔孫季孫也並皆僭濫故此并言之也  
 季氏為最惡故卷初獨言季氏也雍者詩篇名也徹者  
 禮天子祭器于時三家祭饌則使樂人先歌雍詩以樂神後  
 乃徹祭器于時三家祭饌則使樂人先歌雍詩以樂神後  
 家者以雍徹也云子曰云者前是祭者之言此是孔  
 子語也孔子稱雍詩之曲以譏三家也相助也辟猶諸  
 侯也公二王之後也穆穆敬也奚何也孔子曰此詩曲  
 言時助祭者有諸侯及王者後而天子容儀盡敬穆穆  
 然今三家之祭但有其家臣而已有何諸侯二王後及  
 乎或問曰魯祭亦無此諸侯及二王後那亦歌此曲耶答  
 曰既用天子禮樂故歌天子詩也或云魯不歌此雍也季  
 氏自僭天子禮非僭魯也○馬融曰至者也○云三  
 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者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  
 公嫡子莊公為君而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  
 友也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

之後後子孫皆以其先仲叔季為氏故有此三氏並是  
 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亦曰三桓子孫也仲孫氏後世  
 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己家是庶不敢與莊公  
 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始而云孟孫氏也云雍  
 周頌云云者天子徹祭所以歌雍者雍詩云有客雍雍  
 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言祭事周畢有客甚  
 自雍和而至皆並肅敬時助祭者有諸侯及二王後而  
 天子威儀又自穆穆是禮足事竟所以宜徹故歌之以  
 樂神也○苞氏曰至堂耶○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  
 之後也者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  
 二王後也云穆穆云云者唯天子祭有此也云今三家  
 云云者大夫稱家今三卿之祭但有家臣家臣謂家相  
 邑宰之屬來助祭耳有何辟公  
 天子穆穆而空歌此曲於堂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苞氏曰言  
 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  
 子曰至樂何○此章亦  
 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柰此禮樂何乎江熙云所貴禮  
 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存則與其

亡則廢而不仁之人居得與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無所施之故歎之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鄭立曰林放魯人也子曰大哉問禮

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荀氏曰易和易也

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也林放問至寧戚云林放問禮之本者問孔子求

本故美其問而稱之大哉也故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

故大其能尋本禮意也云禮與其奢也寧儉者美之既

竟此答之也奢者侈也儉儉約也夫禮之本意在奢儉

之中不得中者皆為失也然為失雖同而成敗則異奢

則不遜儉則固陋俱是致失奢不如儉故云禮與其奢

寧儉也云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易和易也戚哀過禮也

凡喪有五服輕重者各宜當情所以是本若和易及過

哀皆是為失會是一失則易不若過哀故云寧戚也或

問曰何不答以禮本而必言四失何也答云舉其四失

則知不失即其本也其時世多失故因舉失中之勝以

誠當時也荀氏曰至戚也就

注意即所答四失從二即是禮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荀氏曰諸夏中

國也亡無也諸子曰至亡也此章為下僭上者發也

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周室既衰諸侯放

恣禮樂征伐之權不復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國尚

有尊長統屬不至如我中國之無君也荀氏曰諸

夏中國也謂中國為諸夏者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

為夏也諸之也語助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馬融曰旅

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

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



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季氏僭也旅祭名也鄭注周禮云旅非常祭也今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也泰山魯之泰山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山川諸侯止祭其封內大夫位非專封則不得祭山川而季氏亦僭祭魯泰山也云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者冉有孔子弟子也救猶諫止也時冉有仕季氏家季氏濫祀故孔子問冉有言汝既仕彼家那不能諫止其濫祀乎云對曰不能者冉有對孔子也不能謂季氏濫祀雖諫不能止也云子曰嗚呼者孔子更說季氏之失故先歎而後言也嗚呼歎也云會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會之言則也乎助語也孔子曰林放尚能問禮本況泰山之神聰明正直而合歆此非禮之祀也乎若遂歆此非禮之食則此神反不如林放也既必無歆理豈可誣罔而祭之乎故云則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馬融曰至禮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者泰山在魯魯君宜祭之耳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魯是天子臣而季氏是魯臣於天子為重臣而與天子俱祭名山故為非禮也

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孔安國曰言於射而後

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

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馬融曰多算飲少算君

子之所爭也子曰至君子此章明射之可重也云

讓明禮故云無所爭也云必也射乎者言雖他事無爭而於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於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士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爵士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則不預祭不預祭者黜其爵士此射事既重非唯自辱之曰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云揖讓而升故顏延之曰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

下者射儀云禮初主人揖賓而進交讓而升堂及射竟  
 勝負已決下堂猶揖讓不忘禮故云揖讓而升下也云  
 而飲者謂射不如者而飲罰爵也射勝者黨酌酒跪飲  
 於不如者云敬養所以然者君子敬讓不以己勝為能  
 不以彼負為否言彼所以不中者非彼不能政是有疾  
 病故也酒能養病故酌酒飲彼示養彼病故云敬養也  
 所以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而不  
 如者亦跪受酒而云賜灌灌猶飲也言賜飲者服而為  
 敬辭也云其爭也君子者夫小人之爭必攘臂厲色今  
 此射雖心止不忘中而進退合禮更相辭讓跪授跪受  
 不乖君子之容故云其爭也君子也○王肅曰至飲  
 也○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  
 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  
 王意也○馬融曰至爭也此證其爭也君子也  
 猶籌也射者比結朋黨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  
 中多則算多故云多算也中少則算少故云少算也凡  
 情得勝則自為矜貴今射雖多算當猶自酌酒以飲少  
 算不敢自高是君子之所爭也故云君子之所爭也然  
 釋此者云於射無爭非今所安聊復記之李充曰君子  
 謙卑以自牧後己先人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

乎射藝競中以明能否而處心無措者勝負若一由此  
 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樂肇曰君子於射講藝明訓  
 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  
 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九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  
 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君子於禮所主在重而所略在  
 輕若升降揖讓於射則爭是為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  
 豈所謂禮敬之道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己  
 理之常也雖心中質不可謂爭矣故射儀曰失諸正  
 鵠還求諸身求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  
 仁道也發而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  
 言以證無爭焉誠以爭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  
 今說者云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為反論文背周官違禮  
 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經傳則  
 無爭之證益明矣范甯亦云無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風

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註鄭立曰

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眾采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  
 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  
 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  
 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氏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  
 矣子夏問至已矣云云子夏問云云者此是衛風碩  
 不荅故衛人閔之也巧笑笑之美者也倩巧笑貌也言  
 人可憐則笑巧而貌倩倩然也美目目之美者也盼動  
 目貌也言人可憐則目美而貌盼盼然也素白也絢文  
 貌也謂用白色以分間五采使成文章也言莊姜既有  
 盼倩之貌又有禮自能結束如五采得白分間乃文章  
 分明也子夏讀詩不達此語故云何謂以問孔子也云  
 子曰繪事後素者荅子夏也繪畫也言此上三句是明  
 美人先有其質後須其禮以自約束如畫者先雖布眾

采蔭映然後必用白色以分間之則畫文分明故曰繪  
 事後素也云曰禮後乎者子夏聞孔子云繪事後素而  
 解特喻人雖可憐必後用禮故云禮後乎云子曰云云  
 者起發也子我孔子但言繪事後素而子夏仍知以  
 素喻禮是達詩人之旨以起發我談故始可與言詩也  
 沈居士曰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  
 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荅曰切磋  
 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旨亦是更廣引  
 理以荅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子云繪事後素  
 本政是以素喻禮子夏荅云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  
 理無所廣故云起予而不云知來也○此上至逸也  
 見衛風碩人第二章云其下一句逸也者素以爲絢之  
 一句也已散逸則衛風所無也○鄭玄曰繪畫文也  
 又刺縫成文則謂之繡  
 畫之成文謂之爲繪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苞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

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  
子曰至之矣○此章明夏殷之後失禮也云夏禮吾能  
言之杞不足徵也者夏禮謂禹時禮也即孔子往杞所  
得夏時之書也杞夏之後所封之國也徵成也夏桀失  
國周封其後東虜公於杞當于周末而其君昏闇故孔  
子言夏家之禮吾能言之但杞君昏闇不足與其成其  
先代之禮故云杞不足徵也云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徵也者殷禮殷湯之禮即孔子往宋所得乾坤之書也  
宋殷之後所封之國也紂失國周封微子於宋也孔子  
曰殷湯之禮吾亦能言也但于時宋君昏亂不足以與  
成之也云文獻不足故也者解所以不足成義也文  
章也獻賢也言杞宋二君無文章賢才故我不足與成  
之云足則吾能徵之矣者若文章賢才足則吾豈不與  
成之乎故云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孔安國曰禘  
禘之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  
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  
尊卑序昭穆而魯為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

矣  
子曰至之矣○此章明魯祭失禮也禘者大祭名  
又四時之外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而  
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且依注梗概而談也謂為禘  
者諦也謂審諦昭穆也灌者獻也酌鬱鬯酒獻尸灌地  
以求神也禮諦必以毀廟之主陳在太祖廟未毀廟之  
主亦升於太祖廟序昭穆而後共合食堂上未陳列  
主之前王與祝入太祖廟室中以酒獻尸以祭灌於  
地以求神求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備成祭禮時魯家  
逆祀尸主鬯次當於灌時未列昭穆猶有可觀既灌以  
後逆列已定故孔子云不欲觀也往猶後也不言祫唯  
云禘者隨爾時所見也○  
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

禮之禮為序昭穆也者列諸主在太祖廟堂太祖之主  
在西壁東向太祖之子為昭在太祖之東而南向太祖  
之孫為穆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陳在北者曰昭  
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者明也尊父故曰明  
也穆敬也子宜敬於父也云故毀廟云云者孔及先儒  
義云禘祫禮同皆取毀廟主及未毀廟之主並升列昭  
穆在太祖廟堂也云灌者酒成則鬱鬱者鬱鬱金之草取  
汁釀黑秬一秬二米者為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  
為鬱鬱也但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裏龕  
前東向東白茅置地上而持鬱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  
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謂灌之道灌地或云灌尸  
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鬱臭鬱合鬱臭  
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酌暢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  
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璋酌暢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  
執圭瓚灌尸太宗執璋瓚酌暢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  
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  
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云  
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者謂灌竟尸出堂時也云魯

為云云者躋升也僖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僖庶子而  
年長閔嫡而幼莊公薨而立閔公為君則僖為臣事閔  
閔薨而僖立為君僖後雖為君而昔是經閔臣至僖薨  
列主應在閔下而魯之宗人夏父弗忌侯僖公之子文  
公云吾聞新鬼大故鬼小故升僖於閔  
上逆祀亂昭穆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為

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

掌謂苞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

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或問至其掌之說  
者或人問孔子不欲觀禘故問孔子以求知禘義之舊  
說也云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或人曰不知禘禮舊說  
也所以然者若依舊說而答之則魯乖禮之事顯若依  
魯而說之則又乖正教既欲為魯諱故云不知也云知  
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者孔子為國諱而  
答以不知遂更不說則干載之後長言禘禮為聖所不

知此事永絕故更向或人陳其方便也言若欲知禘說其自不難於天下之人莫不知矣人人皆知如示以掌申之物無不斯知了者也故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也斯此也此孔子掌中也云指其掌者此記者所言以釋孔子語也孔子既云易知而申掌又以一手自指所申之掌以示或人云其如示諸此也是孔子自指其掌也○詘孔安國曰至諱也○詘為國諱惡則是禮也

祭如在詘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詘

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詘苞氏

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故不致敬

於心與不祭同也詘祭如至不祭○云祭如在者此以

發也為魯祭臣處其君上是不如在故明宜如在也此先說祭人鬼也人子奉親事死如事生是如在也云祭神如神在者此謂祭天地山川百神也神不可測而心期對之如在此也云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既並須

如在故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己義也孔子言我或疾或行不得自祭使人攝之雖使人代攝而於我心不盡是與不祭同也○詘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所以

祭之日思親居處笑語及所好樂嗜欲事事如生存時也○詘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孔所以知前是祭人鬼後是祭百神者凡且稱其在以對不在也前既直云如在故則知是人鬼以今之不在對於昔之在也後既云祭神如神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則在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詘孔安國

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呢之故微以世俗之言

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詘孔安國曰

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也詘王孫賈問至禱也○云王孫賈問云云者此世俗也詘舊語也媚趣向也奧內也謂室中西南角室向東

南開戶西南安牖牖內隱奧無事恆尊者所居之處也  
竈謂人家為飲食之處也賈仕在衛執政為一國之要  
能為人之益欲自比如竈雖卑外而實要為眾人所急  
也又侍君之近臣以喻奧也近君之臣雖近君為尊而  
交無事如室之奧雖尊而無事也並於人無益也時孔  
子至衛賈誦此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己  
如人之媚竈也故云與其媚於奧寧當媚竈問於孔子  
何謂使孔子悟之也云子曰云者孔子識賈之詐故  
以此言距之也言我不被時用是由君命何能細為曲  
精以求於汝輩譬如世人得罪於天亦無所祈禱眾邪  
之神也○**註**孔安國曰至之也○云王孫賈衛大夫也  
者于孫賈者周靈王之孫名賈也是時仕衛為大夫也  
云欲使云云者昵猶親近也欲令孔子求親近於己故  
說世俗之言微以感動之也○**註**孔安國曰至神也○  
若不依注則復一釋欒肇曰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  
時周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  
自解於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  
天神無上王尊無二言當事尊卑不足媚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註**孔安國曰監

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註**子曰至從周○  
郁郁乎文哉者周周代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  
章明著也言以周世比視於夏殷則周家文章最著明  
大備也云吾從周者周既極備  
為教所須故孔子欲從周也

子入大廟**註**苞氏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  
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  
廟每事問**註**孔安國曰鄒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時  
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也子聞  
之曰是禮也**註**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疏**  
子入至禮也○云子入大廟者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  
助祭故得入周公廟也云每事問者大廟中事及物孔  
子每事輒問於廟中令長也云或曰云云者孰誰也鄒  
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故謂孔子為鄒人子也世人

皆傳孔子知禮或人疑云知禮者自當徧識一切不應  
有問今孔子入廟每事輒問則是不知禮也故曰誰謂  
鄒人子知禮乎云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譏  
已多問故釋之也所以云是禮者宗廟事重不可輕脫  
愈知愈問是敬慎之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

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

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為

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之和容也為力不

同科古之道也馬融曰為力為力役之事也亦有上

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子曰至道也○云射

所有事也射乃多種今云不主皮者則是將祭擇士之  
大射也張布為棚而用獸皮帖其中央必射之取中央

故謂主皮也然射之為禮乃須中質而又須形容兼美  
必使威儀中禮節奏比樂然後以中皮為美而當周衰  
之時禮崩樂壞其有射者無復威儀唯競取主皮之中  
故孔子抑而解之云射不必在皮也云為力不同科  
者為力謂力役之事也科品也古者役使人隨其強弱  
為科品使之有上中下三等周末則一概使之無復強  
弱三科與古為異此明古不同科也云古之道也者射  
不主皮及為力不同科二事皆是古有道之時法也故  
云古之道也馬融曰至為之○云射有五善者引  
周禮鄉大夫射五物之法以證之也云射有五善者引  
也者鄉志謂將射必先正志志和則使身體和韻故云體  
和也云二曰和容有容儀也者二則使行步舉動和柔  
所以有容儀也云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先和志有容  
儀後乃取中於質質即棚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射  
時有歌樂言雖能中質而放捨節奏必合頌與雅頌之聲  
和合也天子以采蘩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  
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故孔子曰何射何者非唯聲  
節與樂聲合如一也云五日興武與舞同也者非唯聲  
合雅頌而已乃至使射容與樂舞趣與相會進退同也  
然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會也不須委曲細通也



云天子有三侯者侯即射棚也謂棚為侯者天子中之  
以威服諸侯諸侯中之則得為諸侯故禮云射為諸侯  
也尚書云侯以明之是也云熊虎豹皮為之者三獸之  
皮各為一侯故有三侯也所以用此三獸者三獸雄猛  
今取射之示能伏服猛也天子大射張此三侯天子射  
猛虎諸侯射熊卿大夫射豹也然此注先言熊者隨語  
便無別義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立曰牲生日餼禮人君每

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

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

其禮苞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

子貢欲至其禮○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者告朔  
者人君每月且於廟告此月朔之至也禮天子每月  
之且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大  
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大廟並用牲天子用

牛諸侯用羊于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復告朔以至  
子貢之時也時君雖不告朔而其國之舊官猶進告朔  
之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而空有其羊故使除去其  
羊也餼者腥羊也腥牲曰餼云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  
愛其禮者孔子不許子貢去羊也言子貢欲去羊之意  
政言既不告朔徒進羊為費故云愛羊也而我欲去  
羊者君雖不告朔而後人見有告朔之羊猶識舊有告  
朔之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  
之禮者是告朔禮都亡我今猶欲使人見羊知其有禮  
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立曰至羊也○云牲生日餼  
者鄭注詩云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  
生日牽而鄭今云牲生日餼者當腥與生是通名也然  
必是腥也何以知然者猶生養則子貢何以愛乎政是  
殺而腥送故賜愛之也云禮人君云云者告朔之祭周  
禮謂為朝享也鄭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侃  
案魯用天子禮告朔應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  
帝事大故用牛魯不告帝故依諸侯用羊也云魯自文  
公始不視朔者文公是僖公之子也起文公為始而不  
視告於朔也始文經宣成襄昭定至哀公時子貢當於  
定未及哀時也然謂月且為朔者朔者蘇也生也言前

月已死此月復生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

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詔也子曰至詔也○當于爾時

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其醜謂爲詔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安國曰定公魯君

諡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定公問至以忠○云定公問云云者

定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於君使臣臣事君之法禮也云

孔子對云云者孔子答因斥定公也言臣之從君如草

從風故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君若無禮則臣亦不忠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安國曰樂而不至

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子曰至不傷○云關雎樂

之初篇也時人不知關雎之義而橫生非毀或言其淫

或言其傷故孔子解之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

其爲政風之美耳非爲淫也故云樂而不淫也故江熙

云樂在得淑女疑於爲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

又李充曰關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

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云哀而不傷者關雎之詩自是

哀思窈窕思賢才故耳而無傷善之心故云哀而不傷

也故李充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

傷也○孔安國曰至和也○鄭玄曰樂得淑女以爲

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失夫婦之

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以

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爲之說因周用栗便

云使民戰栗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不可復說解也遂事不諫

止也既往不咎

子非宰我故愿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

問社於宰我者社稷也哀公見社稷種樹之不同故

問宰我也哀公魯君也宰我孔子弟子姓宰名子字子

我也鄭論本云問主也云宰我對曰云云者宰我答社

稷樹三代所居不同故有松柏之異也然夏稱后氏殷

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為君故褒之稱后

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

貶稱人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

曰使民戰栗也者曰者謂也宰我見哀公失德民不畏

服無戰栗悚敬之心今欲微諷哀公使改德脩行故因

於答三代木竟而又矯周樹用栗之義也言周人所以

用栗謂種栗而欲使民戰栗故也今君是周人而社既

種栗而民不戰栗何也然謂曰為謂者猶曰者未仁及

不日如何之類也云子聞之者孔子聞宰我也言種栗是

粟之言也云曰成事不說者聞而譏宰我也言種栗是

隨土所宜此事成事不說也云遂事不諫者此指哀

是壞於禮政故云成事不說也云遂事不諫者此指哀

公也言哀公為惡已久而民不戰栗其事畢遂此豈汝

之可諫止也云既往不咎者此斥宰我也言汝不本樹

意而妄為他說若餘人為不復追咎汝也

謬失而何誅之類也往吾不復追咎汝也

於予與何誅之類也往吾不復追咎汝也

云生土者出周禮也然社樹必用其土所宜之木者社主

宜松殷居毫宜柏周居鄠宜栗也夏居河東河東

本其意妄為之說者本在隨土所宜而宰我妄說其義

用栗是使民戰栗也依注意即不得如先儒言曰使民

戰栗是哀公語也荀氏曰至也亦得為向解也

向解也荀氏曰至也亦得為向解也

氏曰至也荀氏曰至也亦得為向解也

語并譏宰我也故李充曰成事不說而哀豐成矣遂事

不諫而哀謬遂矣既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譏宰我而實以廣道消之慨盛德衰之歎言不咎者咎之深也案李充說是三事并誠宰我無令後日復行也然以遂往及說諫咎之六字先後之次相配之旨未都可見師說云成是其事自初成之時遂是其事既行之日既往指其事已過之後也事初成不可解說事政行不可諫止事已過不可追咎也先後相配各有旨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言其器量小也或曰管仲儉乎

苞氏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太儉乎曰管氏

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乎苞氏曰三歸者娶三姓

女也婦人謂嫁為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

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也曰然則管仲知

禮乎苞氏曰或人以儉問故荅以安得儉或人聞不

儉更謂為得知禮也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

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鄭立曰反坫

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

蔽之若與鄰國君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

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也管氏

而知禮孰不知禮也子曰至禮也○云管仲之器小

吾也齊謂之仲父故呼為管仲也器者謂管仲識量也

小者不大也言管仲識量不可大也孫綽曰功有餘而

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乎云或曰管仲儉乎者或

人聞孔子云管仲器小便謂管仲慳儉故問云儉乎云

日管氏云云者孔子又荅或人說管仲不儉也三歸者

管仲娶三國女為婦也婦人謂嫁曰歸也禮諸侯一娶

三國九女以一大國為正夫人之兄弟女一人

又夫人之妹一人謂之姪娣隨夫人來為妾又二小國

之也夫婿不越境但一國娶三女以一為正妻二人  
姪從為妾也管仲是齊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  
有三歸也又諸侯國大事多故立官各職每九人為一  
官若大夫則不得官官置人但每一官輒攝領數事管  
仲是大夫而官用不少此則非兼攝故云官事不攝也  
女多官廣費用不如此則非或人問也或人問曰孔子云  
不儉故更問云若知禮乎者又或人問曰禮也邦君謂  
云曰然則管仲云若知禮乎者又或人問曰禮也邦君謂  
諸侯也樹塞門謂立屏以障隔門別外內禮天子諸侯  
並有之也臣來朝君至屏而敬天子尊遠故外屏於  
路門之外為之諸侯尊近故內屏於內門之內為之於  
黃閣板障是也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又並不得施之於  
門政當在庭階之處耳管仲是大夫亦學諸侯於門立  
屏故云亦樹塞門云邦君為云者又明失禮也禮者築土  
侯與鄰國君相見共於廟飲燕有反坫之禮坫者築土  
為之形如土堆在於兩楹之間飲酒行獻酬之禮更酌  
酌畢則各反其酒爵於坫上故謂此坫為反坫也云管氏而  
此禮而管仲亦僭為之故云亦有反坫也云管氏而知

禮孰不知禮也者結於答也孰誰也言若謂管仲此事  
為知禮則誰復是不知禮者乎然孔子稱管仲為仁及  
匡齊不用兵車而今謂為小又有此失者管仲中人寧  
得圓足是故雖有仁功猶不免此失也李充曰齊桓隆  
霸王之業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  
然苟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  
方恢仁大勳宏振風義遺近節於當年期遠濟乎千載  
寧誇分以要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為  
身者也漏細行而全圖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  
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奢淫  
為小也○苞氏曰至儉也○云三歸者娶三姓女者  
然媵與夫人與大國宜同姓今雖三國政應一姓而云  
三姓者當是誤也云攝猶兼云云者攝並也大夫稱家  
大夫之臣曰家臣家臣宜并事今云不攝是不并并  
是不儉也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也○鄭立曰至坫  
上○云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者爵謂杯也兩  
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堂假  
三間堂而中央之閒堂無西東壁其柱盈盈而立故謂  
柱為楹東柱為東楹西柱為西楹西楹之東東楹之西  
卽謂此地為兩楹間也云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

蔽之者今黃閣用板為郭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今大廟中門內作屏郭之也云若與鄰國君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者初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酢主人飲酢畢又酌與賓曰酬古者賓主各杯故云更酌也云酌畢則各反爵於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已始作翕如也註大師

樂官名也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註從讀

曰縱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和諧也皦如

也註言其音節分明也釋如也以成矣註縱之以純如

皦如釋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註子語至成

語云云者魯大師魯之樂師也魯國禮樂崩壞正音不存故孔子見魯之樂師而語使其知正樂之法故云樂其可知也已云始作翕如也者此以下並是所語可知之聲也翕習也言正樂初奏其聲翕習而盛也云從之

純如也者從放縱也言正樂始奏翕習以後又舒縱其聲其聲則純一而和諧言不離析散逸也云皦如也者言雖純如而如一其音節又明亮皎然也云釋如也者釋尋續也言聲相尋續而不斷絕也云以成矣者奏樂如此則是正聲一成也註縱之至三者也註三者純皦釋也

儀封人請見註鄭立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曰

君子之至於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註苞氏

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者也出曰二

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註孔安國曰語

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

也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註孔安

國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

以號令於天下也儀封至木鐸○云儀封人請見者也周人謂守封疆之人為封人也時孔子至衛邑之界吏是賢者故請諸弟子求見於孔子也云曰君子至衛而封人此封人請見之辭也既欲見孔子而恐諸弟子嫌我微賤不肖為通聞故引我恆例以語諸弟子使為我通也斯此也言從來若有君子來至此衛地者我未嘗不得與之相見言皆見我也從者即是弟子隨孔子來者也聞其言而為通達使得見也云出曰二子何患於喪乎者出謂封人見孔子竟而出也二三子即是何為封人通聞之弟子也喪猶亡失也封人見竟出而呼孔子乎必不亡失也云二三子汝何所憂患於孔子聖道亡失乎必不亡失也云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道不亡失之由也言事不常一有盛必有衰衰極必盛當今天下亂離無道已久矣亂必應復興與之所寄政當在孔子聖德將喪亡之時也云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者言今道將興故用孔子為木鐸以宣令之孫綽曰達者封人栖遲賤職自得於懷抱一觀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

以臨文永慨者也然立風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註孔安國曰至下也○鐸用銅鐵為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為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為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執鐸振奮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也故檀弓云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又月令云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是其事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註孔安國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註孔

安國曰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註

子謂至善也○云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者此詳虞周二代樂之勝否也韶舜樂名也夫聖人制樂隨人心而為名韶韶也天下之民樂舜揖讓紹繼堯德故舜有天下而制樂名韶也美者堪合當時之稱也善者理事不惡之名也夫理事不惡亦未必會合當時亦未必事理不惡故美善有殊也韶樂所以盡美又盡

善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  
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云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王樂武王樂也天下之民樂武  
王干戈故樂名武也天下樂武王從民而伐紂是會合  
當時之心故盡美也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云未  
盡善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注不釋盡  
美而釋盡善者釋其異也○注亦釋其異者也  
天下故曰未盡善也○注亦釋其異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子曰至之哉○此章譏當時失德之君也為君居上者  
寬以得眾而當時居上者不寬也又禮以敬為主而當  
時行禮者不敬也又臨喪以哀為主而當時臨喪者不  
哀此三條之事並為乖禮故孔子所不欲觀故云吾何  
以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

凡里者鄰里也仁者仁義也此篇明  
惡則墜故居處宜慎必擇仁者之里也所以次前者  
明季氏之惡由不近仁今示避惡從善宜居仁里故

以里仁次於季氏也

子曰里仁為美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  
之里是為善也擇不處仁焉得智鄭玄曰求善居而

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智也子曰至得智○云里

所居處也周家去王城百里謂之遠郊遠郊內有六鄉  
六鄉中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  
為州五州為鄉百里外至二百里謂之六遂遂中五家  
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五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  
遂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遂之制也仁  
者博施濟眾也言人居宅必擇有仁者之里所以為美  
也里仁既為美則閭仁亦美可知也云擇不處仁焉得  
智者中人易染遇善則善遇惡則惡若求居而不擇仁  
里而處之則是無智之人故云焉得智也沈居士曰言  
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為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  
得智乎○鄭玄曰至善也○文云美而注云善  
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孔安國曰久困則為非  
也不可以長處樂孔安國曰必驕佚也仁者安仁荀氏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智者利仁王肅曰智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也  
○子曰至利仁之人居世無宜也云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者約猶貧困也夫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居約則必斯濫為盜故不可久處也云不可以長處樂者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倦若不仁之人久處富貴必為驕溢也云仁者安仁者辨行仁之中有不同也若稟性自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驗之假令行仁獲罪性仁人行之不悔是仁者安仁也云智者利仁者智者謂識昭前境而非性仁者也利仁者其見行仁者若於彼我皆利則己行之若於我有損則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  
○王肅曰至之也  
○知仁為美而性不體之故有利乃行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孔安國曰唯仁者能審  
人之好惡也子曰至惡人  
○夫仁人不佞故能言人不佞是也  
○孔安國曰至惡也  
○亦得為向釋也又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極仁之人顏氏是也既極仁昭故能識審他人好惡也故繆播曰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  
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誠也言人若誠能志在於仁則是為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貧與賤是

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為君子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子曰至於與貴是人之所以所欲也。若富者財多貴者位高位高則為他所崇敬財多則為他所愛夫人生則莫不貪欲此二途雖是人所貪欲要當取之以道則為可居若不用道而得則不可處也。云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若乏財日貧無位日賤則為人所欺陵貧則身困凍餒此二事者為人所憎惡故云是人之所惡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若依道理則有道者宜富貴無道者宜貧

賤則是理之常道也。今若有道而身反貧賤此是不以其道而得也。雖非我道而招此貧賤而亦安之若僉不可除去我正道而更作非理邀之故云不去也。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者此更明不可去正道以求富貴也。惡乎猶於何也。言人所以得他人呼我為君子者政由我為有仁道故耳。若捨去仁道傍求富貴則於何處更得成君子之名乎。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終食之間也。仁既不可去故雖復飲食之間亦必心無違離於仁也。云造次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是仁也。言雖復身有急遽之時亦必心存於仁也。云顛沛必於是者顛沛僵仆也。言雖身致僵仆亦必心不違於仁也。○孔安國曰至處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以君子不處也。○時有否泰運有通塞雖所招非已分而不可違去我正道也。所以顏愿安貧不更他方橫求也。○顛沛僵仆也。○僵仆猶倒踣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

乎其身註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  
 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尙之為優也有能一日用  
 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也註孔安國曰言  
 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  
 足者也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註孔安國曰謙不欲盡  
 誣時人言不能為仁故云為能仁有耳其我未見也註  
 子曰至見也○云我未見好仁者者歎世衰道喪仁道  
 絕也言我未見有一人見他人行仁而好之者也云惡  
 不仁者者又言我亦不見一人雖不能自行仁者若見  
 他人不仁而已憎惡之者也故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  
 廉恥見仁者既不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  
 仁我未觀其人也云好仁者無以尙之者尙猶加勝也  
 言若好仁者則為德之上無復德可加勝此也故李充  
 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尙之也云惡不仁者其為仁矣者

好仁者故不可加善若知惡憎於不仁者其人亦即是  
 仁故云其為仁也云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者此是惡  
 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己身也一云其  
 於仁者也不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  
 不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理加陵仁者之身也故李充曰  
 不仁仁者之賊也奚不惡不仁哉惡其害仁也是以為  
 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  
 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云有能云云者又  
 歎世無有一日能行仁者也言人何意不行仁乎若有  
 一日行仁而力不足者我未見有此人也言只故不行  
 耳若行之則力必足也云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者孔  
 子既言無有復恐為頓誣於世故追解之云世中蓋亦  
 當有一日行仁者特是自未嘗聞見耳○誣猶調  
 至優也○如前解也○誣孔安國曰至見也○誣猶調  
 也世有而我云無是為調也君子可欺不可謂故云蓋  
 有之

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註孔安國曰

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也

子曰至仁矣

云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者過猶失也黨黨類也人之有失各有黨類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若責之當就其輩類責之也云觀過斯知仁矣者若觀人之過能隨類而責不求備一人則知此觀過之人有仁心也若非類而責是不仁人故云觀過斯知仁矣

○孔安國曰至仁也

○殷仲堪解少異於此殷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為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剛隱為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於斯者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歎世無道故言設使朝聞聖人存身為行道也濟民以道非為濟身也故云誠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道不行且明己憂世不為

也身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至議

也○若欲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此則是無志之人故不足與其謀議於道也一云不可與其共行仁義也李充曰夫貴形骸之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矣是以昔之有道者有為者乃使家人忘其貧王公忘其榮而況於衣食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

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

也

子曰君子懷德

孔安國曰懷安也小人懷土

孔安國曰安於法也小人懷

惠子苞氏曰惠恩惠也疏子曰至懷惠也君子身之所安安於鄉  
於有德之事云小人懷土者懷安也君子身之所安安於鄉  
士不期利害是以安之不能遷也疏一云君子者人君也  
小人者民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安德則  
下民安其土所以不遷也故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  
軌物義兼君人不唯獨善而已也言小人之德風小人之  
博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  
德草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鄰國  
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大王在岐下輦成  
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鍾儀懷土而謂之君子然則民  
之君子君之小人也斯言例也云君子懷刑者刑法也  
言君子之人安於法則也云小人懷惠者惠恩惠利人  
也小人不安法唯知安利惠也又一云人君若安於刑  
辟則民下懷利惠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  
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  
也疏孔安國曰重遷也疏重猶難  
也以遷徙為難不慕勝而數遷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疏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

之者也多怨疏孔安國曰取怨之道也疏子曰至多怨

而行者放依也謂每事依財利而行者也疏云放於利

多怨者若依利而行者則為怨府故云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疏何有者言不難也不能

以禮讓為國如禮何疏苞氏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

也疏子曰至禮何云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者為猶  
治也言人君能用禮讓以治國則於國事不難故  
云何有言其易也故江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  
懷讓心則治國易也云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者若  
昏闇之君不為用禮讓以治國則如治國之禮何故江  
熙曰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唯  
利是恤何  
違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也求為可知也

疏苞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疏子曰至知

患無位患所以立者時多患無爵位故孔子抑之也言何患無位但患己才闇無德以處立於位耳云不患莫己知也求為可知也者又言若有才伎則不患人不見知也故云不患莫己知也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為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孔安國曰直

曉不問故荅曰唯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會子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至己矣云參乎者呼曾子名欲語之參曾子名也云吾

道一以貫之哉者所語曾子之言也道者孔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故王弼曰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猶以君御民執一統眾之道也云曾子曰唯者唯猶今應爾也會子曉孔子言故直應爾而已不諗問也云子出者當是孔子往曾子處得會子荅竟後而孔子出戶去云門人問曰

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不解孔子之言故問於會子也云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會子荅弟子釋於孔子之道也忠謂盡中心也恕謂付我以度於人也言孔子之道更無他法故用忠恕之心以己測物則萬物之理皆可窮驗也故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唯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孔安國曰喻猶曉也

子曰至於利喻曉也君子所曉於仁義小人所曉於財利故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為君子曉貨

利而棄仁義則為小人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荀氏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而

內自省也子曰至省也云見賢思齊焉者言人若見賢者當自思願修礪與之齊等也云見

不賢而內自省也者省視也若見人不賢者則我更自  
視我心內從來所行無此事不也故范甯曰顧探諸已  
謂之內  
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國苞氏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

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勞而不怨國苞氏曰

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

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國子曰至不怨○此并下四

諫者幾微也子事父母義主恭從父母若有過失則子

不獲不致極而諫雖復致諫猶當微納進善言不使

頷頷也云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者雖許有諫若見父

母志不從己諫則己仍起敬起孝且不違距於父母之

志也待父母悅乃更諫也故禮記云父母有過下氣柔

聲怡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則復諫是也云勞

而不怨者若諫又不從或至十至百則己不敢辭己之

勞以怨於親也故禮記云雖撻之流血不敢疾怨是也

然夫諫之為義義在愛惜既在三事同君親宜一若有

不善俱宜致諫今就經記參差有出沒難解案檀弓云

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則是隱親之失不諫親

之過又諫君之失不隱君之過並為可疑舊通云君親

並諫同見孝經微進善言俱陳記傳故此云事父母幾

諫而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鄭立曰合幾微諫也

是知並宜微諫也又若君親為過大甚則亦不得不極

於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君有爭臣又內則云子之

事親也三諫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又云臣之事君三諫

不從則逃之以就經記並是極犯時也而檀弓所言欲

顯真有假本異故其旨不同耳何者父子真屬天性莫二

豈父有罪子向他說也故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

直在其中故云有隱也而君臣既義合有殊天然若言

君之過於政有益則不得不言如齊晏嬰與晉叔向共

言齊晉二君之過是也唯值有益乃言之亦不恆為口

實若言之無益則隱也如孔子答陳司敗曰昭公知禮

主匡弼故云有犯亦其本也乃其俱宜有犯微著事同  
是其俱如向釋又在三有師檀弓云事師無犯無隱所  
以然者師常居明德無可  
隱無可隱故亦無犯也

子曰父母在子不遠遊遊必有方鄭立曰方猶常也

子曰至有方○方常也曲禮云為人子之禮出必告  
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是必有方也若行  
遊無常則貽累  
父母之憂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立曰孝子在  
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為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

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也子曰至以  
懼○云父  
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者人有年多而容少或有年少狀  
老此所不可為定故為人子者必宜知父母之年多少

也云一則以喜者此宜知年之事也知父母年高而形  
猶壯此是壽考之徵故孝子所以喜也云一則以懼者  
年實未老而形容衰減故孝子所以懼也○孔安  
國曰至懼也○亦得如向解又一釋若父母年實高而  
形亦隨而老此亦一喜一懼也見年高所以喜見形  
老所以懼也而李充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  
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  
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唯知父母之年乎豈徒  
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為  
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息  
喜於康豫懼於失  
和孝子之道備也

子曰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恥躬之不逮也荀氏曰  
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為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

子曰  
至逮也○躬身也逮及也古人不輕出言者恥身行之  
不能及也故子路不宿諾也故李充曰夫輕諾者必寡  
信多易者必多難  
是以古人難之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則

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子曰至鮮矣○鮮少也

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秉小居薄眾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苞氏曰訥遲鈍也言

欲遲鈍而行欲敏也子曰至於行○訥遲鈍也敏疾

而速行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

是以不孤也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言人有德者此

子者子賤斯焉取斯乎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為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至孤也○於前解為便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孔安國曰數

謂速數之數也子游曰至疏矣○斯此也禮不貴褻

取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疏遠也一云言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友計數必致疏絕也○孔安國曰數謂速數之數也○速而又數則是不節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 番禺黎永椿陳慶修校字

